廣弘明集卷第十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典

辯惑篇第二之六

周祖廢二教并通道觀詔　周武帝

周祖平齊召僧叙廢立抗詔事　釋慧遠

周祖巡鄴請開佛法事　任道林

周天元立對衛元嵩上事　王明廣

周祖廢二教已更立通道觀詔　周帝宇文邕

武帝猜忌黑衣受法黃老欲留道法掊滅佛宗僉議攸同咸遵釋教帝旨情曰久殊非本圖會道安法師上二教論無關道法意弥不伏无奈理通衆口義難獨留遂二教俱除憤發內未逾經月下詔曰至道弘深混成无際體苞空有理極幽玄但歧路既分派源逾遠淳離樸散形器斯乖遂使三墨八儒朱紫交竟九流七略異說相騰道隱小成其来久矣不有會歸爭驅靡息今可立通道觀聖哲微言先賢典訓金科玉篆秘蹟玄文所以濟養黎元扶成教義者並宜弘闡一以貫之俾夫翫培塿者識嵩嶽

之隆崇守碩礎者悟勅瀰之泳洽
不亦可乎所司量置員數依力務異
恒式王者施行
于時負置百二十人監護吏力各有
老並選擇李門人有名當世者著衣
冠笏屨名通道觀學士有前沙門京
兆樊普曠者彭亨論詭調笑動人帝
頗重之召入通道雖被抑退常剪鬚
留鬚帝問何事去留曠曰臣學陛下
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為俗飾故留
鬚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鬚上加
以冠何言非教曠曰无鬚之士豈是
教乎臣預除之加冠何損帝笑之自
佘常淨剃鬚者冠纓領人有同者
曰我患熱也　云云

周祖平齊召僧敘廢立抗拒事　沙門釋惠遠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
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
廢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
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愆陶化
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政術
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之且自
真佛无像遙敬表心佛經廣嘆崇建

國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无情
何能是惠愚人嚮信傾竭珍財徒為
引貴故須除蕩故凡是經像皆毀滅
之父母是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國
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治朕意如
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
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
從閑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黙然下
勅催答並相顧无色俛首垂涕有慧
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
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
遂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
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无像
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
像表真今若廢之无以興敬帝曰虛
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
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
知虛空真佛帝時无答遠曰若不藉
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
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
為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
又无答遠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
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

情而妄相尊事帝不容此難乃云佛
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廢而不用七
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
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
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
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欲廢者則
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
昭穆失序則五經无用前存儒教其
義安在若尒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
帝曰魯邦之与秦晉封域乃殊莫非
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
无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
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國界雖殊
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
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无荅
遠曰詔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
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
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
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言
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
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
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
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

餉毋如來捨掐臨鑒此理大通未可

獨廢帝又无咎遠杌背曰陛下今特
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
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
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
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
前所圖意盛更无所荅但云僧等且
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三
年関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境還
准毀之尒時魏齊東山佛法崇盛見
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為第宅
五衆釋門減三百万皆復軍民還歸
編户融刮佛像焚燒經教三寶福財
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以
為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
內蒸身瘡外發惡相已顯无悔可銷
遂隱於雲陽宮纔經七日尋尒傾崩
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立陟岵寺置
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崩國運移
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近
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

祖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
還活之云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相
聞大隋天子昔与我共食倉庫玉帛
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極受大苦
可為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勑普及天
下人出一錢為之追福焉

周高祖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
林上表請開法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
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奴上
書人表于時任道林以表上之上士
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
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
方林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无
爽去去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
御既上事助遂治政朕甚嘉尚可條
別自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
者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林亦揞
陳佛道而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
人其實天心護法自擇氏弘訓攉應
无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
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
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

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
頃令廢絶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
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
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何行廢佛
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
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
似有若无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
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
奏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
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
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
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
魏不絶其宗
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
語好浮奢罪則憲推過去无福則指
未來事者无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
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
爲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
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逢事
深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
排久遠之通議封迷忽悟不亦過乎
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賒通於外內
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无爲樹德

恩隆天地授道廣利无邊見奇則神
通自在布化則万國同歸救度則悲
親等濟慈愛則有識无傷戒除外惡
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万物若家
家行此則民无不治國國脩之則兵
戈无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
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
養所以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
孝者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祖奮
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鴻
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
惟莫大終身无報何有信已心智執
固自斛倚恃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
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
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
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觸況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
政治興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
拾万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為不可
諂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若專守執
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又常合道
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
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

錐順必萴不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戎外

乖太祖內潤黔元　令沙門還俗省
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
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同
一即是揚名万代以顯太祖即孝之
終也何得言非
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太
祖康曰玄　鑒万理智括千途必佛
法損化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
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
破已来成何利潤若實无益寧非不
孝語曰法興有時道亦難准制由上
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廢況
佛无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无徵招
感无効自救无聊何能益國自廢已
来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
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豈非有
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
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
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
无更興
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
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强

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商辛周武
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逐至滅身
勾踐以道忍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
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
詆毀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
若介湯伐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
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
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
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
或重見作非業或掐身夲陰陽林皆
隨難消解帝雖搆難重疊三番五番
窮理盡性林則无疑不遣有難斯遍
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
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无
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无孔釋盡崇
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剃翦之飾
是知帝王即是如来宜停丈六王公
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為上座
不用賓頭仁惠真為檀度豈假棄國
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
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无假
頭陁疏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
妙同无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逼大乘

寧希波若文武直是二智不觀空有
攉誘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為
授記无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
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
為子可謂大慈四海為家即同法界
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
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
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濟濟豈謝
迦維鄉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
何處非道
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
移専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
物我咸適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
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无二可融若
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
則半是半非二而无二則作道作俗
是則緇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
上下參倫何直遠流清化亦是近惑
民俗是以陰陽同氣生煞恒殊天地
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
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
陽煞即事永无此理虛言難可成用
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煞高卑

義无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
道俗之理有齊无与无為自別又若
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徽同寬狭
全異是故儒釋与无始俱興道俗共
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為一正可以道
廢俗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
明今則興一廢一真成不可
詔曰鄉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
道應自道无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
於儒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
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鄉
不因朕言鄉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
興在數常理无違義无常興廢有何各
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勅
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
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時
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
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感毀功歸聖
旨道有興廢義无恒久法有隱顯理
難常存比來已廢義无即行休斷既
久興朞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並
從世運不亦宜乎

詔曰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
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釋教以潛
思於府内挍量於今古驗之以行事
毕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奇
而无用非无端而棄廢何愛憎於
儒釋

奏曰卯法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
之首要存志於正道勿見忤已以悪
者懷之以疎隔容已以美者歡心以
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乱於所聞
不可數聞有謗正之言遂便信納從
唱而和乗生是非尋討傯短日懷憎
薄是則以偽移真衆聲惑志故令當
疎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
論偏駮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
喪德之媒累於是帝不荅乃更闢異
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措必
合於禮明指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
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
藥肉為充肌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
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今賜
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
貪財憙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庶士

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
往招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
食是理寧可為非
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
何為頓制若使无損計罪无過言非
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尒酒何
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內躬
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喪神
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
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
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
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喪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无過
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
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
罪人
奏曰制過防非本為生善戒是止善
身口无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
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飲
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
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爭不飲猶
非持戒
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

貴其不執虵心马法性齊竟肆意共　廣弘明集卷第[illegible]

虛空同量万物无不是善美惡何有

非道是則居酒肉之中寧能有罪

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

取婦得道周陁以捨妻流淪淨名以

處俗高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

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

肉之奇殊乖大道

奏曰龍虎以鱗牙為能後鳥以翅翔

為才君子以解行為道賢哲以真

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緇素高尚若

惟解而无行同沙井之非聞專虛而

不實似空雲而无雨是以匠万物者

以繩墨為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為本

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

之失痛於剖肌一言之善重於千金

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為善神智虛

明則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貧居天重

任迴聖摠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

亂上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

異詞談忠孝身恒牧逆語論慈捨形

常殺盜口閑百技觸事无能言通万

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无

用是以才有大而无用理有小而必
通執此為道誠難取信
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与
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
鷦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
以違大趣守文以害通途若以我我
於物无物而非我以物物於我无我而
非物我既不異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
物兩忘自他齊一虛心者是物无不
同遺功者无事而不可
奏曰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源浩汗
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
測海寧識其深
若以小小於大无大而不小
以大大於小无小而非大
大无不大則秋毫非小小
小无不小則太山非大大
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大
是則小大異於同大小同於異无大
小之異同何小大之同異
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
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无同異

是故无同而同非同无異而異非異 [illegible]
何同異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
帝遂不荅於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寞乃欲散有歸无勿
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
奏曰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
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以
息言表知非為不適
詔曰至人无為未曾不為知者 [illegible]
亦有鶡言而无用鳳皇不言成執
木有无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
取捨君為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
人有目擊而道存亦有覩色審情復
有聽言辯德朕与卿言為日既久其
間言趣寧不略委卿可為朕記録在
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
朕何愧忠誠
林以佛法論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
不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
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
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中三教異因義
勢登明擇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
人並聡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覧

表即日卿入通道觀大好學无不有 清澗閣集李[illegible]大振曲
至論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日卿
可裴東入閣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
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
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光登祚
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歧云
奏訖帝允許之日佛理弘大道極幽
微典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
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為興法數
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
曹奏上下含和定无異趣一日須行
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
月十五日
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
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
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
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
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
行自今以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
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
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銓一
大德令昇法座勸揚妙典遂使人懷
无畏乎睹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

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帝中王公
嗜貴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
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
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
翦髮毀形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
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
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
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為國行道擬欲
供給資須四事无乏其民間禪誦一
无有㝵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
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衛道
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内史沛公宇文
譯親覽小内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
掌礼上士託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叱
䆿吕審覆
周天元立有上事者對衛元嵩
前僧王明廣大象元年二月二十七
日王明廣荅衛元嵩上破佛法事鄴
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
王明廣誠惶誠恐死罪上書
廣言為益州野安寺僞道人衛元嵩
既翠辯天逸抑是飾非請廢佛圖滅

壊僧法此乃偏辞惑上先至難明大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二十張 由
國信之諫言不納普天私論地廣佐望
誠哉不便莫過斯甚廣學非幼敏才
謝生知嘗覽一志之言頗讀多方之
論訪求百氏復審六經驗考萬言全
不狀會嗚呼佛法由来久矣所悲今
日枉見陵遲夫謟諛苟免其身者國
之賊也直言不避重誅者國之福也
敢憑斯義敢死投誠件對之萬六條
如右
伏惟天元皇帝開四明達四聰暫降
天威徽迴聖慮一垂聽覽恩罰之科
伏待刑憲謹上
旨廣謹對詩云无德不報无言不詶
雖則庸虛聞諸先達至道絶於心慮
大德出於名聲君子不出浮言諸佛
必為萬論去迷破執開道群冥天人
師敬由来久矣善言教物凡聖歸仁
甘露蘭芝誰其見德縱使堯稱至道
不見金夢平陽舜号无為尚闕瑞光
蒲坂悲夫虛生易死正法難聞淳滕
之風頗違謟曲之言難用若使晉梁
坐興佛法國祚不隆唐虞豈為葉榮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三張 曲

僧房皇宗絶嗣人飢菜色詐聞梁史
浄天水營者自堯年全道何必唐虞
之邦民壞豈止齊梁之域至如義行
豊國實殿為起非勞礼廢窮年土階
處之為逆故傅殺云世人稱美神農
親耕堯舜茅茨盖裹代言非先王之
道也齊梁塔寺自開福德之因豈責交
報之祐故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
去禍遠矣人之為惡禍雖未至去福
遠矣抱朴子曰賢不必壽愚不必殘
善无近福惡无交禍焉責斯近驗而遠
棄大徵者乎今古推移質文代變治
國濟俗義貴適時悲恐唐虞之勝風
言是不獨是齊梁之末法言非不獨
非目虞又對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造化自然豈關人事六天勸請万
國歸依七處八會之堂何量豈千僧
之寺不有大賢誰其致敬不有大聖誰
其處此涅槃經云不奪他財物常施
惠一切造招提僧房則生不動國諸
經既顯廣事有由不合佛心是何證
謂寺稱平延高乃妄論佛立伽藍何
名曲見斯乃接量過分与大尊爭儀

執行何異布鼓而笑雷門對天庭命
誇鐃六勸以夫妻為聖衆嗇恣婚婣
言國主是如來輿崇謟說清諫之士
如此異乎何別魏陵之覓文寵勸楚
王奪子之妻宰嚭求芳逆利為吴
主解蒼蒼之夢恣知不順口說美辞
彼信邪言由斯滅國元嵩必為過罪
僧官駈擯忿著恥辱謗言因生覆巢
破寺恐理不申扇動帝心名尊為佛曲
取一人之意埋沒三寶之田凡百聞知
孰不歎惜有佛法來永久无際天居
地止所在尊崇前帝後王誰不重
異獨何此國而賤者哉昔卞和困楚
孔子厄陳方今擬古恐招嗤論
目廣又對佛為慈父調御天人初中
後善利安一切自潛神雙樹地動十
方駭授四天軀分八國涅槃經云造
像若佛塔猶如大拇指常生歡喜心
則生不動國明知資父事師自關古
典束脩發起孔教誠論亘有衛嵩擯
加非難入堂不死豈睹不言昔唐堯
則天之治天有逆水之災周置宗廟
之禮廟无降雨之力如謂塔无支福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十三張 [illegible]

以過則歸亦可天廟虛求例應停華
若以理推眞運轄天廟之恩亦可數
窮命也豈堂塔而能救設使費公縮
地曾子迴天不柰必死之人豈續已
侏之命命而不定福也能排義異向
論必須慈祐至如遍吉像前病癩歸
之得愈祇洹精舍平服殘患之人濟
普攘天事多非一更訓餘難不復廣
論若夫道不獨偏德无不在于達一
致何此内心至若輸伽之建寶塔百
鬼助以日功雀離之起浮啚四天扶
其夜力大矣哉感天地動鬼神外作
无福是何言也此若謂負抑作民哉
瑩勞義出苞容能施惠僕若必无由
塔寺敗國窮民今既廢僧貧應卆富
倫國城市更甚昔年可由佛之者也
鬼非如所謂之為謟拜求社樹何惑
良多若言社樹為鬼所依資奉而非咎
並可廢塔為佛住持修營必應如法
若言佛在靈臺不處泥木亦應鬼神
冥報豈在樹中夫順理濟物聖教元
開非象饒益經言不許頗有天宮佛
塔撤作橋昇之墻編像幡經用充膿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二十張　曲

血之脈天下日日飢窮百姓年年
推悖鬼神小聖尚或亘欺諸佛大靈
何容可負詩云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飢饉此之謂也更別徃代切目今時建
将干戈討定清息遐方生乃偏受等
勳朱門紫室死則多使民夫樹廟興
墳祭死煞生崇虛損實有勞无益初
未涉言況擇迦如来道被三千化隆
百億前瞻无导後望誰勝能降外道
之師善伏天魔之黨不用寸兵靡勞
尺刃五光遍照无苦不消四辯揺流
起蒙安樂為將為帥名髙位大寺存
廟立義有何妨土龍不能致雨尚違
之以求福涅佛繼使不語敬者豈得
无徵昔馬御慕蘭孔父夢周故重古
人敬遵舊德況三世諸佛風化理同
就使弥勒初興不應頓棄擇迦遺法
且廣又對令无行富僧從課有理有
德貧僧奪寺无辜至如管蔡不旦
未可姬宗悉戮卜商鄙悋詎可孔
徒頓黜牧馬童見先去乱群之馬放
牛豎子由寵護群之牛莊子曰道无
不在契之者通適得佐馬未合至道

唯此而已至如釋迦周孔堯舜老莊教迹
雖殊宗歸一也豈得結繩之世孫孺
正治剃髮之僧獨名擁道爲執之情
甚矣齊物之解安寄老子曰上士聞
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
士聞道大笑毀之亢嵩既是佛法下
士偷形法服不識荊珍謗量和寶醜
辭出自僞口不遜貴於筆端若使閑
西之地少有人物不然之書誰肯信
也屢嘗見逃山越海之客東夷北狄
之民昔者慕善而來今以破法流散
可謂好利不愛士民則有離亡之各
矣然外國財貨未聞不用外國師訓
獨見不袪天下佐望事出於此屢既
誠在念忠信爲心理自可言早望申
奏但先皇別解可用萬言已往難追
遂事不諫三年久矣三思乃言有一
可從乞尋改格

且廣又對稱以山苞蘭芝海蘊龍虵
美惡雜流賢愚亂處若龍虵俱竈則
無別是非若蘭芝並推誰明得失若
必存留有德簡去不肖一則有潤家
風二則不惑群品三則天無違善之

慈四則民德歸厚矣我大同應千載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二十六張　曲

之期當万基之位述礼明樂合地平

天武列文昭量真明俗賢僧國器不

業姚民之興聖衆歸往豈獨龜茲之

陣或有慈悲外接聦辯內明開發大

乘舟航梨庶或有禪林戢翼定水游

鱗固守浮囊堅持忍鎧或有改邪道

服尚異常人妬縱无端還同愚俗允

嵩見簡差當有理夫天地至功有時

動靜日月延縮猶或短長今莊老之

學人聞乎遇者使合國共行必應違

式者罪何以得知現見時人受行儒

教剋己服礼觸事多違礼云餔乾不

食未見與肉而求菜者乎爵盈不飲

未見厄滿而不勸者礼極飲不過三

未見甜酒而不醉者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群庶民不麑卵廣既少涤玄

門不開掩圍之事舉目盡見麑卵之

民復云何彼不合礼不罷儒服者乎夫

化由道洽政以礼成榮辱所示君子

刑罰所御小人頹野芸田之法禾莠

須分條桒　豈當盡杌臣　廣又對

忠臣孝子義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

為上禮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
不匱沙門之為孝也上順諸佛中報
四恩下為含識三者不匱大孝一也
是故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必
六經不用反信浮言正道廢虧禍為
不願若迺事親以力僅稱小孝祖丁
奉上禾是庸民施僧敬像俱符合理
以萬向背鋒楯自妨上言慢人敬石
名作癡僧敬像還成愚俗婬妻愛子
畜生亦解詠懷尅念何其陋哉孝經
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若言沙門出家耶悖
背親之譏亦可曾參事於孔丘便為
不孝之子夫以道相發聞之聖典求
脩合禮僧有何愆老子曰四象不行
大象無以暢五音不聲大聲無以至
若欲永滅二乘亦可大乘無以暢至
高若志明出家不悔志若不明悔何以
是昔丁公入漢先獲至黥之殘馬母
叛姜自招覆水之逝是驗敗國之師
不任忠臣之用違夫之婦終失貞淑
之名高本歸命釋迦可言善始厥道

還俗非是令終與彼孽女亂臣計將
何別天無長惡何久全身背真向俗
取返何殊請簡僧立寺者廣聞金玉
異珍在人共寶玄儒別義退迹同遵
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邪
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輙陳愚亮是非
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辞逝廟千載
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
使見形尅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
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
形無盡解瓔奉承多寶佛塔眇尋曠
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
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
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
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
宗廟龍鬼降雨之蒡牛畜挽犁之効
由或立形村邑樹像城門豈況天上
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
威德為百億所遵風化為万靈之範
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滇壑大光
攝受如兩曜之伴衆星自月支遺影
鄉謁灰身舍利遍流祇洹遂造乃賢
乃聖憑茲景福或尊或貴與此獲安

怨使七層九架頹龕墜擂四户八窓
可无於失道不令而治形教隨時損
益至理不言而得經像自可令行通
人達士隨方顯用翼真明俗聖感應
時若待太公為卿相千載无太公要
得羅什為師訓万代无羅什法不自
顯弘必由人豈使大周法輪永滅聖
上六條御物九德自明曲理莫施直
言必用昔秦始皇焚孔丘墓禍鍾二
日魏太武滅僧伽藍灾起七年崔皓
之說可知衛蒿之言難用仁者不損
他自利智者不樂禍邀名元嵩天喪
无祐只然一罪人身當生何處廣識
謝指南言慙信正此如不尅恐傷衆
善夫恕人之短者厚之行也含存物
德者仁之智也今僧美惡假令相半
豈宜點擯一切不留普天失望率土
嗟傷愚謂此途未光周德何為鄙儒
士以顯尊重賤擇子以抉其意賤金
貴石有何異乎計王道蕩蕩豈理應
然士以負水而平木以受繩故直明
君納諫不諱達士好聞其非智不輕
怒下愚之見得中仁不輕絕三寶之

廣弘明集卷第十[illegible] 典
田頃之天无不覆地載容勝山苞海
納何所不容十室之内必有忠信一國
之裏可无賢僧伏惟天元皇帝舉德
納賢招英簡儁去煩就省州存一
寺山林石窟隨處聽居有舍利者還
令起塔其寺題名周中興寺使樂道之主揔揚必闡[illegible]
舜之倡息言以求通内外兼益公私
无損即是道俗幸甚玄儒快志隆周
之帝業重百王大象之君光於四海
天高聽遠輕舉庸言氣悖魂浮以
生日死乞降雷電之威布其風雨之
德謹上二月二十七日納言韓長鸞
受書内史上大夫歸昌公宇文譯内
史大夫拓跋行恭等問廣曰佛畫澄
者乃三百年人觀鄉不過三十遠稱
上聖弟子不乃謬乎廣答曰其或継
周者雖百世亦可知先師雖復三百
許年論時不過十世何足可惑澤曰
元嵩所上曲見伽藍害民損國鄉今
勸立有何意見廣答曰桀紂失國報
士歸周亡國破家不由佛法内外典
籍道俗明文自古及今不可停毫是
故請立

澤又問齊君高傳豈不立佛法國破
家亡摧殘若此
廣答曰齊君失國有兩義不由佛法
一則曆數有窮開闢已來天下未見
不亡之國二則寵罰失中君子惡居
下流是以歸周不由佛法
澤又問經者胡書幻妄何得引為口
實廣又答曰公謂佛經為妄廣亦謂
孔教不真澤又問御擾何為驗言孔
教不真
廣答曰莊周有孔子之行古往事同
已陳並猶由使百代歌其遺風千載
詠而不絕遍尋諸子未見一人名佛
幻妄矣
澤又問丁蘭木母御引不類何者昔
人蹲頓木母木母為之血出高祖破
寺已來涅佛石像何箇出血廣答昔
夏立九鼎以鎮九州一州不靜則一
鼎沸九州不靜則九鼎都沸比來
見二國交兵四方擾動不見一鼎有
沸今日殿前尚條古立鼎獨偏責涅
木石像不出血即便停棄
二月一日 勅賜飲食預坐北宮食訖

廣弘明集卷第十 第二十二張 典

駕發還京

皇帝出北宮南門与上書人等面辭

受拜拜訖內史詫跋行恭宣 勑旨

日月雖明猶藉星輔曜明王聖帝

尚且下詰教

朕以闇德御等各獻忠謀深可嘉向

文書既廣卆未尋究即當披攬別有

檢校御等並宜好住至四月八日內

史上大夫宇文澤宣 勑旨佛教興

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

以世漸澆浮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

法變成濁穢高祖武皇帝所以廢而

不立正為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

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

服不改德行仍存廣設道場欲行善

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

廣弘明集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